

地名记忆

涟滩渡

刘子夷

涟滩渡,古为攸水上的一条重要水路,一条古驿道自朱亭镇入攸县,横跨涟滩渡,至江西莲花、萍乡等地。

涟滩渡畔古木丰茂,因地势东高西低,河床渐渐东移,现已移至田垌中央。河水肆虐无常且多次改道,冲积成大的乱石洲、沼泽、滩涂,田垌间就像一个癞痢头。滩涂连着滩涂,故名涟滩渡,而渡西523平方公里的地域,叫涟滩村。

涟滩渡,是村民出入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,与网岭镇和106国道仅一河之隔,生产生活资料的采购、农副产品的销售,均要往返于涟滩渡。世代涟滩人为解决过河难、行路难殚精竭虑。据《同治版攸县志》记载:文严伯、曾禹臣等人,捐家产田租三十石,设义渡,立渡会。多家族谱也多有记载:先祖多次于渡口支木为桥,但很快又被洪水冲垮。新中国成立后,攸县交通局长年安排船只和船工于渡口摆渡,只是每逢汛期,就会浪滔天,渡船只能停摆,出行则要绕道至上游的宏市桥,往返有十八里,众人叫苦不迭。

后来,渡口船工文承宗自费购买了水泥预制板在渡口处架设简易便桥,先后被洪水冲垮三次,又复架三次。直到2014年,终于迎来了国家渡改桥政策,攸县财政拨款420余万元,历时一年多,在古渡旧址上建成了一座长126米、宽7米、桥面387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桥,彻底结束了数千年来涟滩村人过河难的历史。

与此同时,经过历代涟滩人夜以继日,前仆后继的奋斗,滩涂也陆续被开垦成耕地。2010年,攸县国土局立项,国家投入巨资,将涟滩渡旁边的数百亩耕地,改造成了适应大型农机操作的良田。

涟滩村风光旖旎,人杰地灵,可谓藏龙卧虎之地。渡畔朱家场的朱希周,以博学多才闻名,“善词赋,下笔千言,倚马可待;一笔赵字行书,铁画银钩,堪媲美前贤王羲之”。据说他刚正不阿,疾恶如仇。当地一土豪,吝啬刻薄,为富不仁,寿庆时请朱希周作寿联。朱希周不假思索,作一联语:“良心无半点,衣里常藏刀”,写罢,拂袖而去。1944年六月,日寇入侵攸县,朱希周时任田粮办事处主任,因拒绝向日伪政权交纳军粮,被杀害。如今,这个3000余人的行政村,有博士14名,硕士43名,具有本科学历者210余人。

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。这里前有攸河天险,后倚罗霄山脉,进可攻,退可守。井冈山革命时期,涟滩是中共湘赣边区根据地的前沿阵地,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。在风雨飘摇中,十四名涟滩人加入中共地下党,董玉田、谢雪光等四名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涟滩还是长寿村。紧靠古渡的两个自然村落中,曾有百岁老人4名,全村现有九十岁以上的老人28名。除了良好的生态环境,浓浓的孝亲氛围也是长寿的秘诀。涟滩村获评县以上的敬老孝亲模范者十余人。70多岁的儿媳吴菊英照顾104岁的公公朱辉先,勤勤恳恳,唯恐不周。102岁的刘曼妹病卧六年,88岁的儿子文爱菊一直与母同床而卧,早晚陪伴,病重时,母亲突发奇想,想尝一些难寻的食物,文爱菊为此到处奔波,四处收罗,没有任何怨言。诸如此类敬老孝亲的故事,在涟滩渡旁数不胜数。



古渡



涟滩大桥



梅山洲,系涟滩的多个洲之一



涟滩牌坊

真情父亲

李巧文

时间是戛然而止的,像剪刀“咔嚓”一下,野蛮而又残忍地剪断了我与父亲的联系。当我赶到医院,惊痛于他的模样:眼睛呆滞,口鼻张开,呼出的气粗浊又沉重——他已不能看我,也不能再说一句话了!

在我印象里,父亲永远那么健康,说话干脆、走路带风,逢人一副笑脸,一辈子没跟村里人吵过架。他坚持着自己朴素的做人原则:宁愿自己吃亏,绝不亏欠他人。父亲在生产队一直当队长,事无巨细都管着,后来不当队长了,仍然放不下这里的大小事情。做得不好的他要管,看不惯的他要说,快八十岁的人了,管不好着急,别人做不好他也着急。我常劝他少管些,但他就是放不下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我一直认为母亲在外表上配不上父亲。父亲高大魁梧,长相帅气,而母亲个子矮小,眼睛一大一小,常常迎风流泪。后来才懂,他们真是最合适般般的一对。父母一九六二年结婚,牵手走过五十八年人生路,两人不吵不闹,男主外,女主内,各司其职又相互提携。

母亲在妹妹生孩子那年一只眼失明,后来另一只也慢慢退化,只剩一点光亮。父亲照看母亲近三十年,从来没有抱怨过。我常常想,要怎样的深情才能将夫妻情分镌刻于心、化之于外?父亲不懂大道理,但一颗善良的心从来不打折扣。在农场时,母亲怕黑,晚上不敢一个人睡,所以父亲出门在外时,无论多晚也要赶回去。遇到别人挽留,父亲便说:“我得回去,婆子在家,她晚上一个人会怕!”

病危之际,父亲眼睛睁着,一滴眼泪从眼角悄悄滑出。我知道他放心不下母亲,更放不下这个让他留恋的世界。几十年来,父亲与母亲从未分离,如果没有了父亲,母亲又将怎样活着?繁华盛世,生活日新月异,父亲强烈地希望自己看得更久一些,因此一直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,平时有个头疼脑热都会马上去看医生。中秋节时,他的左臂疼,还让妹妹寻了膏药敷上;出事前几天因为头晕还去打了三天吊针。其实,他的头部在那时已经出现问题了,而我却毫无所知,每每想起,便觉得有一种彻骨的疼。

速爬上来,浸透我全身。

父亲是能干的,可回忆起来,他常带自责,认为自己没有给子女更好的生活。而他自己,也始终过着原始而简单的生活:烧柴、喂鸡、种菜……我每年回去,见到的总是满面笑容的父亲;每次电话,听到的都是父亲熟识的乡音。我天真地以为,他会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回去,这样的时光周而复始,永不改变。从未想到,父亲从患病到离去,仅三天。如此仓促,来不及交待一句话,来不及看我们一眼!

而今,父亲已归于青山,托体同山阿,我再也看不到他熟悉的身影,听不到他跟我说那些家长里短,感觉不到他当队长时的有板有眼,做起报告来的有章有节。生命的溃败无可挽回,在生命规律面前,谁都无法任性。可是面对所爱的人归远,明知再多的泪也无法挽回,就是经不起想,一旦想起,痛苦又像犁铧,一层层翻起,顿时泪眼模糊。

唯愿天堂没有病痛,父亲一切安好!

职场故事

药品研发的酸甜苦辣

木蓝/文

吴超男与千金集团的第一次见面,是2014年2月。印象中,那日的漫天飞雪似柳絮一般,春节的热闹氛围也尚未散尽。即将毕业的吴超男带着雀跃又紧张的心情踏上了开往“千金”的列车,开启了自己的“千金”路。

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

2016年,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》发布,整个制药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,研发工作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。此时的吴超男经过一段时间的“拜师学艺”,已经开始独立进行分析实验。恰逢项目进入攻坚时刻,项目组已经连续加班了一个星期。

“今天结果怎样,合格吗?”一大早,挺着大肚子的组长火急火燎走进办公室,满怀期待地盯着吴超男。看着组长鼻尖渗出的汗珠,她满脸歉意:“差异还是比较大。”得知情况后,经验丰富的领导迅速指明了方向:“先要确定是不是分析方法的原因,然后从工艺方面进行检查……”

从称样前的混匀操作,到配样时的溶剂选择,从过滤时的初滤体积,再到溶解时的操作……吴超男逐一排查,终于只剩最后一批样品时,突然“砰”的一声,量瓶不小心被碰倒了,样品溶液从瓶子里流出来,刺鼻的有机溶剂顿时弥漫开来。委屈瞬间涌上吴超男心头。从早到晚,她几乎没有休息,可各种突发状况不断,这让她无奈又心酸。“要不停下来休息一下?”吴超男想,可她明白,现在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,项目就无法向前推进。吴超男深吸一口气,戴上口罩和手套,重新称量样品……当她再次处理完样品,写完记录时,时间已近晚上十点。走出实验室,站在漆黑的夜里,她凝视着工作的地方,“那一方小小的天地啊,装载着多少千金人炽热的青春和汗水。”想到这里,吴超男心里少了些疲惫,多了一份踏实和满足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缜密的分析和实验后,大家调整了处方和工艺,项目开始往下一个阶段快速推进。

没有捷径可走的研发之路

2017年,吴超男作为负责人开始独立进行项目分析,这既是鼓励,更有挑战。因为压力太大,她常常梦到检测仪报警、数据无效、样品要重新配制……严谨却也繁杂的偏差调查,冗长的数据处理,每一个“意外”都可能将人击倒。“那时候最大的幸福,就走进实验室时,得知一切正常。”吴超男说。

开发一个新品种的艰辛,不亚于怀胎十月。小生命的诞生从受精卵开始,新药的开端则是立项。从查阅各种文献到处方的调试,从原料的配比到制剂成型,从含量的检测到百万分之一基因毒性杂质的控制,从质量标准的建立到临床生物等效性实验,从CTD资料的撰写到补充研究……直到最终拿到生产批件,事情才能画上句号。

2019年,吴超男的第一个“宝宝”顺利“诞生”——她负责的项目通过评审,取得生产批件。“无数个日子的努力和拼搏都藏在这一纸批件中,那些揪心和汗水也藏在这张批件中,如今都化为了喜悦。”吴超男说。

在春夏秋冬季节轮回里,一个又一个好消息纷沓而来。一个个生产批件出现在千金人的微信群里,大家的指尖隔着屏幕,像是能摸到那一张张纸上的火热滚烫,再传递到心里。到2020年底,好消息更多了:千金集团两个新品种接连获得生产批件。朋友圈里的小伙伴们纷纷发表感言:“十年磨一剑,总归是面世了”“养大一个‘娃’真不容易”“我入职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它”……懂的人都在点赞。

成功的道路,虽崎岖但向前。吴超男深知,过去的成就,只能代表过去的努力,而未来如何,全看当下。“响彻千金的号角已经吹响,我们也将一往无前!”



工作中的吴超男

千金影讯

- 3月24日
你好,李焕英(2D中文): 13:15 14:25 15:40 16:50 18:05 19:15 20:30 21:30
唐人街探案3(2D中文): 19:45
刺杀小说家(3D中文): 20:30
人潮汹涌(2D中文): 13:30 15:45 18:00 19:00 20:15 21:15
21座桥(2D英文): 13:10 15:10 18:30 21:40
五尺天涯(2D英文): 13:00 19:15
阿凡达(2D英文): 15:15 18:15 19:35 20:10 21:15
波斯语课(2D原声): 17:10

本版投稿邮箱: zzrbsg@163.com



曾经的醴陵三联小学和大队部礼堂,如今已破烂不堪

旧事

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

宋力克

去年9月,我因故回到老家醴陵官庄镇桃花村,和表弟去看了看我们读书的小学。距今近五十年的小学和大队部礼堂都已是残垣断壁,只是墙壁上还留存着当年的宣传口号。已经满鬓白发的我们看着眼前的一切,追忆着曾经的小学生活和少年时光。

我的家乡是在醴陵一个原来叫桃花公社的地方。那个名字好听的地方,除了山上有些许的野樱桃树外,其实与桃树和桃花是没有关联的,与世外桃源和桃花美景更是毫不相关。在我少年时期,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差,教育条件亦然,最大的问题是师资缺乏。

有一天,一位来自县城,名叫邹爱群的老师来到了我们桃花公社三联小学。邹老师那时刚从师范学校毕业,她充满活力和热情,十分有爱心。对于偏僻农村学校来说,一个来自城市且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老师的到来,是十分难得的。

邹老师的到来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我。母亲在我8岁时离开了,留下我与年迈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,邹老师对我来说亦师、亦姐、亦母。我不能忘记有一次邹老师把我叫到她办公室,端来她的搪瓷洗脸盆,又从热水瓶里倒了些热水,把我那双有些脏的手泡在里面,用香皂给我仔细搓洗干净;我不能忘记一次邹老师到县城开会,专门给我买了几本新书,只为开拓我的知识和视野;我不能忘记邹老师为了培养我,让我当了班长,每天早晨做广播体操时要我领操,在公社组织的文艺汇演上表演节目,至今还有同龄人记得我当年扮演的角色;我更不能忘记有一次组织学生去背树,从山里背到公社,一根根刚刚砍伐的大树压在我稚嫩的肩膀上,走着走着就扛不动了,是邹老师替我背了回来,而她是位城里来的没有干过重活的年轻姑娘。

1976年我升入公社的桃花中学,邹老师也刚好调到了中学教书,又成了我的班主任,仍和小学一样是教语文。那时,农村孩子的学习大都比较差,我数学基础差,转学之后也没有补上来。但是邹老师教的语文,直到我离开农村去西安上中学,作文大多都是班里的范文。1981年高考,我的文科成绩是班里最好的。入伍后我的论文在军校学报刊登,并因此获得嘉奖。转业后我来到民办大学工作,在教务岗位和党务岗位都完成过有分量的文章,而这一切都得益于邹老师当年教我语文时打下的基础。

后来,我因为离开醴陵到西安上学,而与邹老师失去联系,虽然多方打听她的下落,却都没有结果,心里只能设想着老师可能的各种去向。

惊喜来自这次回老家。当我和小时候的玩伴说起想寻找邹老师的心愿时,他说可以打听到邹老师的联系方式。不久之后,我就收到了邹老师打来的电话,并互相加了微信,而这距离我俩的上次联系已经间隔了50年。现在才知道,邹老师在我离开后不久也离开了醴陵,到株洲市里的学校教书,后来成了中学的高级教师,现已退休。如今的她锻炼身体、唱歌、旅游,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,夫妻恩爱,家庭幸福。

现在我与邹老师经常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,老师如当年一般,像姐姐一样关心着我和我的家人。春节期间,我给邹老师发了一条微信:“2020年能够联系到您,接续半个世纪的师生情,是我这一生中最有意义和难忘的事情。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,祝福您和全家新年快乐,健康平安,幸福吉祥!”我也期待着与老师早日再相聚!